

老舅向前冲

李玲

近来,电视剧《老舅》热播,荧屏里的亲情羁绊赚足观众眼泪。而现实中,我82岁的老舅,用一场说走就走的远行,给了我猝不及防的感动与震撼。民间早有“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的老话,这般年纪独自跨越大半个中国,实在让人悬心。我致电表弟:“让老爷子一个人出来,你放心吗?”表弟无奈又笃定:“没办法,老爷子身体硬朗,这次说什么都要自己走,拦不住。”

从广州白云站到盘锦北站,历经37个小时,寒风中,当那个熟悉的只有一米五几的瘦小身影出现时,我悬着的心稍稍放下,却又被莫名情绪揪紧——老舅穿一身略显单薄的外套,前一后背着两个硕大的背包,沉甸甸的分量足有五六十斤。他步履虽缓慢却稳健,眼神精准捕捉到我,随即露出孩童般的笑容挥手招呼。

到家卸包时,我俯身帮忙,指尖触到背包布料的瞬间,眼眶骤热——一个背包里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换洗衣物;另一个打开,满满一袋金黄饱满的桂圆滚落,带着阳光晾晒的干爽气息。“自家龙眼树结的,你舅妈亲手晒的。”老舅坐在沙发上喝着温水,语气平淡得像说寻常小事。可我知道,这袋桂圆里装的是跨越2000多公里的牵挂,是两位老人一晒一晾的心意。37个小时的颠簸,陌生人群里,他护着这两包牵挂如稀世珍宝,那一刻,我险些泪奔。

2004年夏天,老舅曾来过盘锦,彼时我爸病重。老舅特意带来亲手为我爸配制的中药,可终究回天乏术,药香散尽,亲人还是离开了。老舅懂药理,源于一

段心酸过往。40年前,他的妈妈因医疗事故瘫痪成植物人,消息传到广东,他彻夜未眠,悲痛过后暗暗发誓:“自己学医,再也不让人受这种苦。”

老舅住在广州郊区江高镇流溪河边,只上了几年小学就辍学进线路器材厂做翻砂工,那是最苦最累的活儿,他却从未抱怨。工作之余,最大爱好就是看报读书,久而久之成了村里少见的“土秀才”,还热衷于帮助邻里乡亲。50岁那年老舅退休,平静生活很快被打破——我

的小姨查出癌症。一次他和工友去白云山游玩,发现村民不喝自来水,专程爬山顶背泉水。老舅尝了一口清冽甘甜,当即认定:“这是世间最好的水。”从此,他有了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去白云山背水,自己饮用,给小姨熬药,还能锻炼身体。白云山不算高,但从家到山脚下要坐一小时公交车,再爬半小时山路到泉眼。老舅背着两个空水桶出门,装满泉水后有30多斤重。这一背就是20多年,背带磨破一根又一根,他总说,白云山泉水养人,我这辈子没打针吃药,身体硬朗得很。更让人惊喜的是,小姨的癌症慢慢好转,最后竟奇迹般痊愈。每每说起这事,老舅都会挺直腰板骄傲地说:“我用白云山的泉水把你小姨治好的!”大家从不反驳,只笑着点头。谁都知道,治好小姨的不仅仅是泉水,更是老舅执着的爱与坚持。

这次来盘锦,老舅还有个心愿——看雪。活了82岁,他只在电视里见过雪,从未亲手摸过、脚踩过冰雪。可天不遂

人愿,他停留的十几天里盘锦都是晴天,无一点雪意。为了了却心愿,我和弟弟带他去大辽河体验冬捕:冰面上渔民凿冰、下网、拉网,一网下去鲜鱼跃出,欢呼声此起彼伏,老舅看得目不转睛,不时拍手叫好。随后又去了大芦荡,正值收割季节,成片芦苇在寒风中摇曳,工人忙碌着,成捆芦苇堆得像小山。老舅站在田埂上望着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喃喃自语:“广州也有芦苇,没这么多,这么壮观。芦苇根熬汤能治病,清热去火的。”

没能看到自然雪,我们又带他去挖塔楼水库的人造滑雪场。踏上松软雪毯,老舅小心翼翼伸手触碰,脸上露出孩童般的好奇欢喜:“这就是雪啊,软软的像棉花。”他试着走了几步,脚下一滑险些摔倒,我们急忙搀扶。他却摆手笑说:“没事,没事,雪地里走路有意思。”那天他在滑雪场玩了很久,笑声被寒风卷着传得很远。

老舅在盘锦的十几天都住在我家,闲暇时总想挨家挨户看望姊妹们。每到一家,他都仔仔细细问近况、看陈设、摸孩子的手发红包,再三叮嘱大家注意身体。一圈走下来,才放心地对我说:“大家都过得很好,我就放心了。广州那边不用惦记,你表弟兄弟俩工作稳定,都盖了属于自己的五层楼,一层自己住,其余出租。你舅妈负责收房租,日子踏实。”听着他的话,我心头骤热,瞬间读懂“孝”的深层含义。所谓孝,或许不只是物质供养,更是这份跨越山海的牵挂,是对亲人近况的惦念,是无论多大年纪仍想为家

人避风挡雨的执着。

老舅这一生历经苦难,却从未被压垮,他用自己的方式守护家人、温暖岁月。老舅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买东西货比三家,吃饭不浪费一粒粮食,衣服穿旧了也舍不得扔。他最怕别人说自己有钱,我知道这不是吝啬,是经历过困难的日子,苦难记忆让他格外珍惜眼前的幸福。老舅70岁后,迷上了和工友去旅行,快乐地享受着国家各种各样的惠民政策。“现在日子太好了,不愁吃穿还能到处走,知足了。”80多岁的他依旧爱出门散步、和邻里聊天,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住了十几天,老舅要回去了。背包换成了弟弟送给他的拉杆箱,装满了我们准备的盘锦特产。在检票口前,他反复叮嘱:“回去吧,不用送,我自己能行。你们多注意身体,有空常回广州看看。”看着他转身走进人群的背影,依旧挺拔却略显孤单,我的眼泪再次落下。

望着火车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视野尽头。我知道,这个82岁的“老顽童”,带着对家人的牵挂踏上归途,而他给我们带来的感动与温暖,像冬日暖阳久久萦绕心头,不曾消散。老舅就像一棵历经风霜的老树,无论岁月变迁、距离遥远,始终牵挂着枝繁叶茂的家人。当然,还有盘锦芦苇滩、采油树的风情……同一天,我收到表弟邮来的广式腊肠腊肉等土特产,都是舅妈的杰作。而此时,我可爱的老舅还在温暖的归途。

无言的冬天

罗春林

当一轮冷月捎着寒意升起,冬带着北国特有的激情,降临在这座矗立于边陲的现代之城——丹东。这是一处被鸭绿江温柔环抱的地方,一片江海交融的要冲之地。每逢冬季,这座英雄的城市便化身为一座梦幻之城,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随着第一缕晨光到来,鸭绿江上便弥漫着缥缈的薄雾,这是大自然用细腻的笔触,绘制出的一幅古韵水墨画。黄海初潮涌动,流淌的江水泛起微波澜,犹如一条巨龙缓缓苏醒。金色的晨光,洒落在江面上的冰排,好像是龙鳞的闪耀,折射出一道道光芒。浩荡的冰排顺流而下,清脆的撞击声与潺潺的水流声交织,恍若江龙在舒展自己的筋骨,又似一曲曼妙的旋律,飘落心房,牵动悠悠情思。栖息在芦苇丛中的水鸟,也慢慢从睡梦中醒来,它们梳理着羽毛,又舒展着娇柔的翅膀,慢慢地抖动了几下,稍稍抬起头,用黑亮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界,随即发出一声悦耳的鸣叫,迫不及待地飞了起来,仿佛要向大家宣告和分享这精美的画卷。而这画卷中最沉静而深邃的一笔,莫过于那屹立于江面的鸭绿江断桥。它像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在薄雾中默默地守望望着这片土地,见证着那硝烟弥漫的沧桑历史,也凝视着四季无言的轮回。

坚实的脚步踏着锦江山松涛的韵律,拾级而上,这里却是另一番天地。旋转的雪花,宛如城市跳动的脉搏,惊醒了还在树洞里沉睡的松鼠,它探出毛茸茸、圆圆的脑袋,机警地四下张望,旋即在林间敏捷穿梭。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像是它们写下的小诗,成为一道隽永的风景。

行至锦江亭,蓦然回首,眼前是冷峻与温柔、孤独和繁荣交织的画面。山体的颜色虽然不再是夏日的葱绿、秋的林层尽染,但间或点缀着几抹尚未凋零的枫红,犹如画家不经意间留下的几笔重彩。远眺之下,神秘的鸭绿江犹如一条洁白的哈达,披覆在广袤的大地上,像是大自然对这片土地深情的馈赠。

大地被寒冷的空气紧紧包裹,而此时大自然却开始了一场神秘的创作。雾凇,以雾代笔、以风为墨,肆意地挥洒着自己的创意,每棵树都像是被精心装扮的新娘,那一串串、一团团晶莹剔透的冰挂,像是新娘玉颈上闪耀的钻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低语着冬日的秘密。整座城市光芒四射,璀璨夺目,如同梦幻中的仙境。

霜是名副其实的工匠,它用自己微小的身躯,在窗户外、玉栏上、长亭外……精心雕琢着每一个角落,勾勒出千姿百态的图案;或如盛开的玫瑰,或似飞翔的小鸟,或像奔驰的骏马,或若翩跹的仙子,为每一位游客带来无尽的惊喜与感动。被雪覆盖的琼枝、梅花正散发着诱人的清香,北国风情一览眼底。

边陲丹东的冬天,是一首无言的诗。在这里,每一寸土地、每一片雪花、每一棵树木都会让人感受到安谧中的那份纯粹。

雪场的馈赠

王陶然

新年伊始,我遁入辽阳的冬日,没有了古城遗迹的牵绊,只专注于冰雪的凛冽与温泉的温润,在室外天地的辽阔与室内泉池的包容间,感受冰与火的碰撞。

雪场,是北方冬日最慷慨的馈赠。当我站在雪道顶端,寒风裹挟着雪粒扑面而来,瞬间穿透厚重的滑雪服,直抵肌肤。抬眼望去,天地间是一望无际的纯白,雪坡如凝固的浪涛,从脚下向远方绵延,与铅灰色的天空融为一体,没有一丝多余的色彩。这种辽阔,是都市里永远无法触及的壮阔,它以一种原始的力量,瞬间击溃了我心中所有的狭隘与纠结。

我深吸一口气,撑动雪杖滑下。风在耳畔呼啸,成为唯一的背景音。身体随着雪道的起伏不断调整重心,每一次转弯,都带起漫天雪沫,那些雪沫在阳光下折射出细碎的光影,像无数个破碎的烦恼,被风轻易吹散。往日里盘踞在心头的焦虑,那些无解的难题、理不清的琐碎,此刻都被这极致的速度与寒冷剥离。冰雪是公正的审判者,它让你必须专注于当下,容不得半点分心。当我在雪坡上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爬起时,疼痛与寒冷交织,却奇迹般地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

滑行至山脚,汗水已浸透内衣,寒风一吹,却并不觉得冷,反而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坐在雪地上,望着远处仍在雪道上飞驰的身影,听着周围此起彼伏的欢笑声,我忽然懂得了北方人对冰雪的热爱。这不仅仅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与天地对话的方式。在这片纯白的世界里,人变得渺小,却也因此挣脱了世俗的枷锁,回归最本真的自己。

如果说室外的滑雪是一场与自我的博弈,那么室内的温泉,便是一场温柔的慰藉。从冰天雪地中踏入温泉馆的瞬间,氤氲的热气扑面而来,仿佛穿越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从寒冬直接迈入暖春。我选了一处临窗的室外泡池,池边挂着厚厚的棉帘,拉开棉帘,是漫天飞雪,关上棉帘,便自成一方温暖天地。

当身体浸入温热的泉水中时,滑雪带来的酸痛感,在泉水的包裹下渐渐消散,四肢百骸仿佛都被注入了新的能量。池面上飘着一层薄薄的雾气,模糊了窗外的雪景,却让天地间的静谧更甚。

偶尔睁开眼,望向窗外的雪景,雪花仍在纷纷扬扬地飘落,覆盖了远处的山峦,覆盖了近处的树梢。天地间一片苍茫,而我身处的泉池,却像一个温暖的茧,将我轻轻包裹。这种被天地包容的感觉,让我瞬间卸下了所有的伪装与防备。那些曾让我耿耿于怀的过往,都在这温暖的泉水中,渐渐消融,化为乌有。

远处的雪场灯火通明,与天空中的星光交相辉映。辽阳的冬日,没有繁花似锦,却用最纯粹的冰雪与温泉,给了我一场深刻的身心觉醒。我忽然觉得,这场辽阳之行,就像是一场心灵的净化。在冰与火的交织中,我听到了冬日最纯粹的絮语。

东北的冬

(组诗)

关英贤

锋利

东北的冬
被风雪占据着
需要多少力道
才能锻造真身
成就冬的锋利

从多少滴水成冰的事物中
把阳光收回内心
收藏在
炉火的跃动中

在辽阔的东北
迎着锋芒的是
屋檐下垂挂的冰凌
触手可及的童年时光

乡愁

在带有冰碴的卖豆腐声中
打开家门
母亲端回
一盘结霜的豆腐
满脸笑容,如同
太阳拨开雾凇

爸爸的胡须
仿佛是屋顶上的蒿草
顶不住凛冽的蓝天
却在算术本上
扶正我
歪歪扭扭的阿拉伯数字

麻雀认真在雪地上
寻觅谷物
凋零的秋风
已藏不住弱小翅膀

没有一片雪花
洗透孤独
屋顶摇曳的蒿草
不断加深乡愁的颜色

盎然

苍茫的冬天
把家乡包裹其中
并且与云天相交
似乎伸手可触
伸手之处,又
总是遥不可及

但是,这些
丝毫不影响一枚雪花的心情
白,依然沿着
风的岔岔继续落下

我已踏上,即将
抵达妈妈为我打开的家门
曲曲折折的柏油路上
网状的立体纹络
是怎样一点一滴冻结
剩下的冬天
浑然一体的塑料大棚里
长满盎然

熬小粥

热腾腾的黏豆包

才春新

赵满仓“吱嘎嘎”地推开两扇大铁门时,嗖嗖的小北风灵蛇一样直往袖管里钻,远望空气中似乎还泛着丝丝缕缕的白烟儿,十足的一个大冷天。赵满仓并不怕冷,嘴角一翘,直说越冷越好。伴着轻脆的车轱辘声响,那辆熟悉的深灰色小轿车到了近前。赵满仓把眼皮一耷拉,两手一背,掉头往院内走。赵大强无奈地瞥了一眼副驾驶,秀英仰着脖说:“该!谁让你得罪老爷子的!”

话说前两天,大强真的跟老爹当面对面鼓地硬杠上了,起因源于淘米蒸豆包的事。

咱东北一直有个习俗,从入冬开始,尤其临近腊月门,杀猪、淘米、做豆腐,是农家院最为看重的三件大事。赵满仓偏爱黏豆包,每年把“淘米”当成必不可少的一项。并且,他要用自家的黏高粱做面,高岗上的大粒爬豆做馅,全程亲手亲为。若论豆包的质量,敢说第一不说第二。如此说来,大强咋阻止老爹淘米呢?

大强掰着手指头,摆出几个理由。淘米实实在在的在重体力活。黏高粱要一遍遍地浸泡、洗净、晾干,再到磨米厂打成面粉,最后是和面。单说和面一项,自家的热炕头放一口大缸,和面的面蒙上被子发酵,一直到动手制作,从底往上、反反复复,至少要擀面三次,直待面团醒到微酸且有亮皮为止。这一番操作下来,年轻力壮的人也会感觉手臂酸乏,何况老爹今年七十有三了?

前几年农家院淘米,一家事几家来帮忙。专有包包的、烧火的,出锅后捡豆包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真就有活儿不愁干。现如今,屯里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上点儿岁

数的,比如爱张罗事儿的桂花婶,听说也进城待在儿子家。淘米,还真不是人少能干的活儿。况且,老爹牵挂多,蒸豆包必给城里的大姑和老姑两大家都带份儿。大强说,如今市面上的黏豆包质量也不错,玉米面的、江米面的、高粱米面的,可谓应有尽有,又花不了几个钱。

话说得条条在理,但赵满仓听得炸毛了!买豆包?市场上的豆包有咱自家的豆包好吃吗?市场上的豆包带有咱靠山屯的家乡味吗?那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大强一激动也扯着嗓子说:“您年龄大了,该放手就得放手,今年开始咱家就不淘米了。”赵满仓一甩袖子说:“我自己啥都能干,不劳你小兔崽子管!”

就这样,爷俩闹了个面红耳赤。大强当然知道自家老爹的倔脾气,这不,接到老妈电话,天没亮就从市里急三火四地往回赶。

脱鞋上炕,大强掀开炕头大缸上的棉被,哎哟喂!多半缸差不多百十来斤的面!得几时能包完?

“嘎子,在家吗?帮哥蒸豆包了。”嘎子,屯里有名的火车头。“大强哥,好嘞!”嘎子天生热心肠,谁家有事喊一声就成。

“二嫂子,干吗呢?家里今天蒸豆包,人手不够,看看你和侄媳妇能不能腾出手来?”

“满仓叔说了多少米啊?让你侄媳妇再去找几个姐妹?”

“我看得有百十来斤,人越多越好呢。”

没多大工夫,小院就热闹起来。嘎子和大柱是一起来的,一个在十印大铁锅里架起木头,火苗熊熊;一个搭起架子,摆好高粱秆的大帘子,准备小木板捡“悻悻底”。侄媳妇前街后街邀来三四个帮手,已经坐在大炕上起面、和馅,“啪啪”有

声地行动了。

“哎哟,这是人老不中用了,包豆包都没人喊吗?”人未露面声先到,桂花婶声音依旧甜脆,还带来外孙女小直,是一名大学生。桂花婶一向心直口快,告诉大家,一人冬就在城里待不住了,这几日天气冷,蒸出来的豆包好上冻,估计大家都该淘米了,就乐颠颠地往回跑。

桂花婶说:“小云啊,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批准你干自己私活。”小云也不腼腆,开心地架好相机录像。秀英逗趣:“小云啊,你录它发哪儿?可别把咱这些老茄子又小辣椒的拍得太丑喽。”

“不丑不丑,看你们这一双双灵巧的手儿拍面饼、装馅、揉圆,上下翻飞!这动作,这场面太美了,要是编排好节目,估计都能上春晚!”

“哎哟,那可露脸了。”说笑中,气氛爆棚。

没看见老邓头啥时来的。大强见时,他就在前门口站着,“邓叔进屋啊,外面冷,坐炕上等吃豆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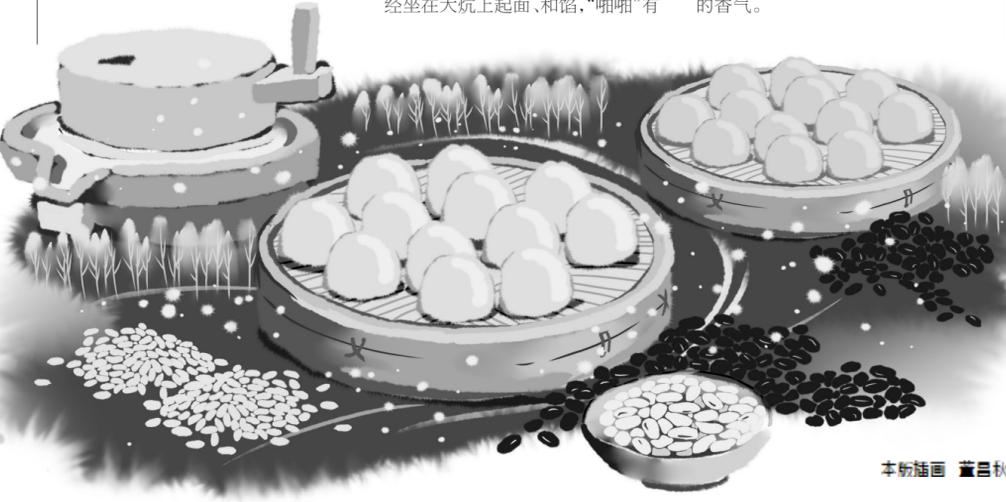
赵满仓看老邓头慢腾腾的样子,“咋地,他邓叔,你来尝豆包了,这回不白吃!”

桂花婶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她笑着告诉大家,当年家家都还贫困的时候,满仓叔家蒸豆包,老邓头说吃过饭了,满仓叔就好心让他尝两个,结果这老头一尝,你们猜尝了多少个?13个哎!这之后,谁家包豆包都怕他尝了。

老邓头孩子般怯怯地说:“谁让赵老哥的豆包又黏糊又肉头,贼好吃。”

哄笑!赵满仓嗓门大,笑得尤其畅快。“老爹还不老!”大强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

一屉接一屉的豆包出锅了,小院儿到处充盈着热腾腾的黏豆包的香气。



本幅插画 董昌秋